

廣州方言“才”義副詞的歷時替換及地理擴散

王毅力

廣州大學

提要

在廣泛調查廣州方言歷史文獻的基礎上，文章提出，自清初以來廣州方言“才”義副詞經歷了兩次主導詞替換。最初，“正”是主要表達形式，至遲在 19 世紀初“至”取代了“正”，到 20 世紀中期“先”又取代了“至”。復音詞“先至”自產生以來使用頻率有所提升，但始終處於次要地位。作為強勢方言的廣州方言中“才”義副詞的歷時替換與輻射擴散，塑造了現代粵語區該類副詞的共時分佈格局。本研究對考察漢語方言的親緣關係、演變速度、演變機制、文獻性質等方面有啟示意義。

關鍵詞

廣州方言，粵語，“才”義副詞，歷時替換，共時分佈

1. 引言

清初以來的廣州方言¹文獻十分豐富，為釐清廣州方言常用詞的演變情況提供了有利條件。廣州方言中先後出現“正、至、先”三個單音節副詞，具有以下三個相同的用法：

A. 時間副詞。表示事件發生或結束得晚，相當於普通話的“才₁”。例如：

- (1) a. 無知幾時正得平胡虜，姑爺何日轉歸津？（不知道什麼時候才能平定胡虜，姑爺什麼時候回來？）（《花箋記·聞爹遭困》）
- b. 我們坐到十二點鐘至睡。（我們坐到十二點鐘才睡。）（《英華常語合璧》，1877）
- c. 點解咁遲先嚟啫？（為什麼這麼晚才來呢？）（電影《恨不相逢未嫁時》，1955）²

B. 關聯副詞。表示條件，相當於普通話中的“才₂”，見於非祈使句，如例（2a）；用於祈使句中，相當於普通話“再”，如例（2b）（2c）。例如：

- (2) a. 夫人聽得多歡喜，堂前話過相公聞。相公就對夫人講：“問過孩兒正結親，自小做人心性硬，恐怕心情無願惡施行。”（夫人聽了十分高興，到堂前告訴了丈夫。丈夫就對夫人說：“詢問過孩子才談婚論嫁，她從小性格倔強，擔心她心裡不願意，那就難以實行了。”）（《花箋記·劉府迫婚》）
- b. 托住下耙至講。（托住下巴再講話。）You must brace up your chin when you talk.（裨治文《廣東方言讀本·身體篇》，1841）
- c. 我哋睇場戲先去食飯吖。（我們看場電影再去吃飯吧。）（電影《標準丈夫》，1965）

C. 語氣副詞。表示強調性語氣，包括反駁對方、加強否定、強化推斷等，相當於普通話表強調確定語氣的“才₃”。例如：

- (3) a. 獄卒驚曰：“乜惹事幹？你想發顛麼？”此犯曰：“你正發顛！你都唔識人？咁大膽！將我剝脫，你想打腳骨嗎？”（獄卒驚訝地說：“什麼

¹ 本文所說的“廣州方言”指通行于廣州、香港、澳門等珠江三角洲一帶的廣州話。

² 本文中的早期粵語電影語料均來自“香港二十世紀中期粵語語料庫”：<https://hkcc.edu.hk/>。

事情？你想發瘋嗎？”這犯人說：“你才發瘋！你不認識人嗎？膽子這麼大！把我衣服脫了，你想搶劫嗎？”）（邵彬儒《俗話傾談·二集·生魂遊地獄》）

b.（六叔婆白）你地姑娘病咩？（環白）利市！你至病！（六叔婆白）你們姑娘生病了嗎？（丫環白）胡說！你才生病呢！（笑仙《恨海朝》，《天趣報》1910年3月14日）

c. 我先唔驚佢。（我才不怕他。）（麥耘、譚步雲《實用廣州話分類詞典》1997: 五 A4）

我們將兼有以上三種用法的“正”“至”“先”統稱“才”義副詞。另有雙音詞“先至”也兼有上述三種用法。張洪年（2015）發現，早期粵語中“才”義副詞有“至”和“正”，後來“正”消失了。這一結論是在他所調查27部粵語文獻材料的基礎上得出的。但是研究歷史詞彙應盡可能廣泛利用各類歷史文獻。

本文綜合利用俗文學作品、電影臺詞、教科書、學術著作等各類早期廣州方言材料，借助定量統計，明確提出自清初以來廣州方言中“才”義副詞“正”“至”“先”存在歷時替換關係；雙音詞“先至”一直處於從屬地位，但從產生至今使用頻率有所提高。此外，文章還考察三個“才”義單音副詞在整個粵語區中的地理分佈情況，並解釋共時分佈與歷時演變之間的關係。

2. “正”和“至”屬於不同的歷史層次

張洪年（2015）認為“使用‘正’的文本遠比‘至’少，而且‘正’主要出現在19世紀中期左右的材料中，其後只偶爾出現而已”。本文根據歷史文獻進一步提出，廣州方言中的“才”義副詞“正”與“至”產生於不同的時代，應分屬不同的歷史層次。

2.1.

明清之交，珠江三角洲地區出現了一種民間說唱文學——木魚歌。木魚書即木魚歌的唱本，多雜入廣東的土語方言（筆者按，即廣州方言）（鄭振鐸 1959: 353）。《花箋記》和《二荷花史》是目前所知最早的兩部木魚書，成書年代可能是清初，最遲應在清康熙年間以前（梁培熾 1998；鄧小琴 2014）。《金鎖鴛鴦珊瑚扇》的成書時間稍晚，但也應在清中葉以前（薛汕 1987: 2）。這三部木魚書是窺探清中葉以前廣州方言面貌的珍貴材料。翻檢這三部文獻發現，除部分使用文言或官話中的“方、才、方

才、再”等，³“才”義副詞主要是使用“正”，如《花箋記》見8例，《二荷花史》19例，《金鎖鴛鴦珊瑚扇》20例，三部文獻均未見“至”。例如：

- (4) 睇我幾時正得如心意，免得迷迷空度日如年。（盼著我什麼時候才能稱心如意，免得恍恍惚惚虛度時光。）（《二荷花史·湘廟卜婚》）
- (5) 那管刀痕白與紅，個晚有勞君共紮，正要等郎親手正開封。（哪裡會在意那刀痕是白色還是紅色，那天晚上有勞您幫我包紮傷口，正要等著情郎您親手才解開這包紮。）（《金鎖鴛鴦珊瑚扇·花園祝壽》）
- (6) 山路崎嶇人未熟，想條良計正施行。（山路崎嶇不平，人們對周圍又不熟悉，想個好計策應對再實行）（《花箋記·梁生被困》）
- (7) 得他內應方才可，出其不意正為奇。（得到他作為內應才行，行動出其不意才是計策的奇妙之處。）（《花箋記·箭傳機密》）

例（4）“正”相當於普通話“才₁”；例（5）（6）是關聯副詞，前者相當於普通話的“才₂”，後者相當於普通話的“再”；例（7）表示強調。

2.2.

流行於嶺南地區的龍舟歌，題材廣泛，節奏自由，常以廣州方言入文。臺灣“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編《俗文學叢刊》（簡稱“《叢刊》”）第5輯第414-419冊，影印收錄刊行於清末民國時期的龍舟歌近兩百種。經統計，這些龍舟歌中“才”義副詞“正”見192例，“至”僅21例。例如：

- (8) 體吓幾時何日正得難離窩。（看看什麼時候才能擺脫災難。）（《趙匡胤算命》，《叢刊》415冊）

³ 汪維輝和胡波（2013: 360）認為：“在浩如煙海的歷史文獻中，純口語資料是不多的，文獻語言的基本形態是文白混雜，只有把其中的口語性成分‘剝離’出來，才能據此探明歷代口語的真相。”這一判斷同樣適用於廣州方言歷史文獻，尤其是早期廣州方言俗文學文獻，其中語言多為文白夾雜，含有不少文言性成分和其他方言（主要是官話）成分。蔣紹愚（2017: 442）指出：“近代漢語作品方言成分的考察是一件有意義的工作，但也是一項相當困難的工作。……要考察近代漢語方言作品中一些語言現象是否屬於當時某一方言的現象，往往只能根據現代方言的狀況以及其他歷史資料加以推斷。”綜合比較各類廣州方言歷史文獻及現代粵方言現狀（詳見下文），可以推斷，文獻中出現的諸如“方、才、方才、再”等“才”義副詞應屬於文言或官話成分（現代廣州話也說“再”，則是晚近受普通話的影響而出現的。），而“正、至、先、先至”等則屬於廣州方言成分。

- (9) 等我稟明太太正出外行遊。(讓我先向太太請示稟報後再出門遊玩。)(《奶媽放白鴿》，《叢刊》417冊)
- (10) 唔知幾時何日至得掃盡煙霾。(不知道什麼時候才能清除這些鴉片的毒害。)(《煙友細談》，《叢刊》417冊)

例(8)“正”是“才”義，例(9)“正”為“再”義，對照例(8)和(10)“正”和“至”的語言環境類似。

2.3.

粵謳是一種廣東民間音樂曲藝。第一本《粵謳》出版於1828年，最初冠名“越謳”，作者招子庸(1789–1846)，南海縣橫沙(今廣州白雲區)人。全書“才”義副詞“正”共19例，“至”未有出現，例如：

- (11) 我兩個癡夢癡得咁交關，未知何日正醒！(我們倆沉迷於幻想，到了如此嚴重的地步，不知道哪一天才會醒悟。)(《粵謳·薄命多情》)
- (12) 人地話好酒飲落半壇，正知道吓味。(別人都說，好酒要喝到半壇之後，才知道其中的真正滋味。)(《粵謳·自悔》)

在《粵謳》的影響下嶺南出現許多仿粵謳作品，代表性的有香迷子輯《再粵謳》(1901)和廖恩燾(1863–1954)撰《新粵謳解心》(1924)。經調查兩部粵謳集中的“才”義副詞，前者“正”13例，“至”3例；後者“正”45例，“至”2例。

2.4.

粵劇主要流行於廣府地區，一般認為產生于清初，清中葉開始在唱念中使用廣州方言。《廣州大典·曲類》(簡稱《大典》)收入大量的清代至民國時期的粵劇劇本。據筆者初步調查，清代劇本中“才”義副詞主要使用“正”，“至”只是零星見到(見下表1)。例如：

- (13) 我去歸食飽飯正來放你。(我回家吃飽飯再來放你。)(《班本亞爛賣豬》，《大典》2輯2冊)
- (14) 待等明晚至商量呢件事敢喇。(等到明天晚上再商量這件事吧。)(《巧娘幽恨》，《大典》2輯1冊)

《班定遠平西域》是廣東新會籍學者梁啟超(1873–1929)創作的一部粵劇劇本，原在雜誌《新小說》(1905)上連載，該劇本中“才”義副詞“正”5例，“至”未見。

歐博明創作的粵劇《上爐香》（1908），其中“才”義副詞“正”仍然佔優勢，見 60 例，但“至”已經有了較高的使用頻率，共 13 例。清末報刊《天趣報》（1910）⁴連載的一部粵劇劇本《恨海潮》中，“才”義副詞“至”11 例，“正”僅 1 見，如例（15）中“正”出現在唱詞中，而表達相同的語義在下文的念白裡則使用“至”。

（15）（埋位唱）唔知佢邊日正翻頭。（白）唉！自從相公去了東洋遊學，剩下奴一人看房。真正系晚晚唔訓（瞓）得埋眼嘅。唔知佢幾時至翻嚟添架！（（就位唱）不知道他哪一天才回來。（白）唉！自從丈夫去了日本留學，只剩我一個人守著房子。真的是夜夜都睡不著覺啊。不知道他什麼時候才回來啊！）（笑仙《恨海潮》十一續，《天趣報》1910 年 3 月 10 日）

民國以後的粵劇劇本中，“至”已佔壓倒性優勢，“正”變得較為罕見。筆者窮盡性調查了《苦鳳鶯憐》等六部民國至建國初年的粵劇劇本（見表 1），其中“至”共 149 例，而“正”僅 3 例。

表 1 清至建國初年的粵劇劇本中“正”和“至”的使用狀況

年代	編者	劇本名稱	正	至	年代	編者	劇本名稱	正	至
清	佚名	亞爛賣豬	11	0	1909 年	歐博明	上爐香	60	13
清	佚名	山東響馬	7	0	1910 年	笑仙	恨海潮	1	11
清	佚名	父女為響馬	8	0	1924 年	駱錦卿	苦鳳鶯憐	1	19
清	佚名	文明結婚	8	0	1920 年代	蔡了緣	怕老婆	2	54
清	佚名	荷池映美	8	0	1928 年	粵曲研究社	沙三少	0	31
清	佚名	三棄過其祖	17	0	1934 年	馬師曾等	賊美人	0	20
清	佚名	巧娘幽恨	6	2	1939 年	馮志芬	胡不歸	0	7
1905 年	梁啟超	班定遠平西域	5	0	1949 年	陳卓瑩	九件衣	0	17

清代粵劇以使用“正”為主，反映的是早期廣州方言的特點。“至”在清代粵劇還只是零星見，到民國粵劇中基本替換了“正”。粵劇劇本中這項詞彙特徵的替換過程比較迅速。這是因為早在 19 世紀初的廣州方言口語中已主要說“至”（見本文第 2.6 節），文獻語言特點的快速轉變建立在口語的基礎之上。

2.5.

清末嶺南地區還出現了不少文人創作的粵語小說。邵彬儒著《俗話傾談》（1870），雜有文言、官話和粵語成分，粵語只見於對白中。我們僅在此書中檢得 1

⁴ 該報現今只保存下來一部分，本文依據廣東省中山圖書館（縮微文獻全文資料庫系統）現存 1910 年 3-6 及 11、12 月間出版的《天趣報》。

例“才”義副詞“正”，見例（3a），“至”未見。歐博明等創辦的《嶺南白話雜誌》（1908），是一份專登廣州方言作品的白話雜誌，現存第二至五期。其中載有三部小說《學海潮》（二至四回）、《裝愁屋》（二至五回）、《姦淫報》（二至五章）。經統計，三部小說中“才”義副詞“正”和“至”的使用比例依次是 15:2、22:2 和 0:12，前兩部小說中“正”均佔壓倒性優勢，而《姦淫報》全部使用“至”。例如：

- (16) 我實在話喇。我重嫌駛得少，駛凸佢嘅正啱。（我說實在話啦。我還嫌棄花得少呢，把他的錢花光了才對。）（《學海潮》第二回）
- (17) a. （妹仔）暈倒喺處，半點鐘咁耐正醒翻。（妹妹暈倒了，過了半個小時才醒過來。）（《裝愁屋》第三回）
- b. 星瑤接著話：“造乜咁耐至翻嚟？”（星瑤接著說：“為什麼這麼久才回來？”）（《姦淫報》第四回）

例（16）“正啱”意思是“才好”。例（17）兩例語境相似，《裝愁屋》用“正”而《姦淫報》用“至”。上述情況表明，清末粵語小說在書面語表達上出現了新老兩派分野：老派傾向於使用舊詞“正”，新派則使用新興的“至”。

2.6.

十九世紀以來的西方人所撰廣州方言文獻，也記錄了早期廣州方言中“才”義副詞“正”和“至”的使用情況。張洪年（2015）調查的主要是 1828 至 1926 年間的西人文獻（《正粵謳》和《粵音指南》除外），發現“正”的用例遠比“至”少，“正”主要出現在 19 世紀中期，其後只是偶爾見到。據筆者調查，如《廣東省土話字彙》（1828）中“至”見 10 例，而“正”未見使用；《廣東方言讀本》（1841）“至（致）”見 22 例，“正”見 2 例；⁵《廣東話短語和閱讀文章選編》（1864）“至”見 8 例，“正”未見。這說明在十九世紀前中期的廣州方言口語裡，“至”確已取代“正”成為“才”義副詞中的常用詞。

不過，“正”在 19 世紀的粵語教科書中並非罕見。除張洪年（2015）所調查的部分文獻外，該詞亦零星散見於其他歷史文獻。例如：

- (18) 你要聽真跟緊我正好呀。（你要仔細聽，緊跟著我才好啊。）You must hear accurately, and closely follow me.（拾級大成 1842: 80）

⁵ 這兩部文獻的統計數據時利用了“早期粵語口語文獻資料庫”：<https://database.shss.hkust.edu.hk/Candbase/>



- (19) 我係亞初，你慢慢講我正曉。（我是新手，你要慢慢講我才明白。）I am a new comer, if you will speak slowly I can understand exactly.（廣州方言口語詞彙 1854: 118）
- (20) 但係佢唔知搵乜野法子正做得。（但是他不知道找什麼辦法才行。）（粵語口語讀物 1894: 36）

需要注意的是，個別 19 世紀後期的粵語教科書以使用“正”為主。例如，T. L. Stedman 和 K. P. Lee（李桂攀）合著的《英語不求人》，於 1888 年在紐約出版。該書“序言”（Preface）稱：“這本書的語言不是官方漢語，即所謂的官話，而是廣州及其附近地區的當地人所說的方言。”⁶ 並且提到書中的發音“主要是由居住在紐約的廣東人提供的”（i 頁）。⁷ 可見《英語不求人》中記錄的粵語應是為當時紐約華人所講的廣州話。查檢該書，“正”出現 6 例，“至”未見。例如：

- (21) 我喺唐山學過正嚟咯！I learned it in China before I came here.（英語不求人 1888: 40）

這與《廣東省土話字彙》等早期材料所反映的“至”已在 19 世紀前中期佔據優勢地位的結論存在差異。那麼，究竟是什麼原因導致了這種差異呢？橋本萬太郎（Hashimoto 2008: 18）提出，移民的語言比“本土”語言，往往更易留存古代語言特徵。陳曉錦（2013）也認為：海外漢語方言具有存古性特點，一些國內漢語方言已經丟失的方言老詞語還可以在海外方言中聽到，因為脫離本土母體方言過百年的海外漢語方言長期沒有參與祖籍地漢語方言的演變。《英語不求人》中多用“正”而少用“至”，恰是上述理論的有力佐證。這一語言現象表明，《英語不求人》所呈現的語言特徵，代表了老派廣州方言的典型面貌。

又如，由英國人 N. B. Dennys 所編、1874 年在香港出版的《初學階》也是一部粵語教科書（王毅力 2025）。據該書中寫於香港的序言（Preface），其編寫旨在“為期望掌握日常粵語者提供學習資源，以滿足商務和家庭交流需求”。⁸ 編者在序言中還特別提及，本書編寫過程中曾得到香港牧師 E. J. Eitel（其後來編寫出版了粵語詞典《粵

⁶ 原文是：“The language of the book is not the official Chinese, the so called Mandarin, but the dialect spoken by the natives of Canton and its vicinity.”

⁷ 原文是：“The sounds here given, however, both vowel and consonantal, are those given to the words by most of the Cantonese resident in New York.”

⁸ 原文是：“They will probably be found sufficient for those who desire only to obtain a mere everyday acquaintance with Cantonese for business and domestic purposes.”

語中文字典》，於1877年刊行。）的協助，並有一位本地人士 Chuu Ayin（音譯：朱阿賢）輔助編寫課文中的中文例句。由此推斷，《初學階》所記錄的應為當時的香港粵語。經調查，該書中的“才”義副詞“正”出現20例，而“至”僅出現2例。這與《英語不求人》中的使用情況高度相似。由此可見，這本教科書所記錄的同樣是老派廣州方言，進一步印證了移民語言在一定程度上保留早期方言特徵的觀點。

總體而言，與同時期多數西方傳教士文獻相比，俗文學作品在反映廣州方言口語的方面呈現出明顯的滯後性。正如游汝傑（2006: 9）所言：“（地方）戲曲詞彙也比方言口語保守，反映較古層次的方言面貌。”粵劇裡“正”和“至”的使用狀況便是有力印證。不僅如此，木魚書、粵謳、龍舟歌、小說等廣州方言俗文學作品，同樣留存著老派廣州方言的特點。通過對早期俗文學作品與傳教士文獻進行內外部互證比較，我們得以深入探究早期廣州方言詞彙的歷史層次，為粵語演變研究提供多維度實證依據。

綜上，從早期廣州方言文獻的大量語料考察可知，早期廣州方言曾普遍使用“才”義副詞“正”，“正”是廣州方言“才”義副詞的早期表達形式；隨著語言的歷時演變，“正”逐漸被“至”所取代。

3. 雙音詞“先至”的出現和“先”的興起

二十世紀以後，廣州方言“才”義副詞中出現了兩個新成員：雙音詞“先至”和單音詞“先”。⁹“先至”的出現時間明顯早於“先”。¹⁰

⁹ 稍晚還出現了“先正”和“先再”，例如“不過我而家先正講畀你聽之嘛。”（電影《契爺豔史》，1952）“放工返嚟先再見啦呀。”（電影《危樓春曉》，1955）但它們的用例很少，本文暫不討論。

¹⁰ 關於“才”義副詞“先”和“至”的來源，學界歷來存在不同觀點。李新魁等（1995: 478）指出“先”和“至”是“先至”的省說，白宛如（1998: 347）主張“先”源自“先至”的省略，甘于恩（2010: 102）則認為先有獨立使用的“先”“至”，後合成“先至”。本文考察發現：“至”的出現時間遠早於“先至”，因此前者不可能是後者的省說。從現有材料來看，“先至”的產生時間早於獨立使用的“先”（詳見本節），這表明“先”來自“先至”省縮的可能性較大。關於“先至”的形成機制，筆者贊同張洪年（2015）的推想，認為“先至”源自跨層結構的詞彙化（詳見第3.1節）。李宗江教授生前閱讀本文初稿後提出：現有文獻可能未能完全反映實際語言狀況；若實際語言中“先”的使用早於“先至”，則“先至”或為同義連文，而非詞彙化的結果。審稿專家也指出：“‘先’的詞源本身就與時間、順序相關，從時間關係引申至條件關係屬於一條普遍的演變路徑。”筆者承認上述可能性確實無法完全排除。至於“至”的來源，筆者贊同張洪年（2015）的觀點，認為其源自其表“最”義的程度副詞的語法化。當然，關於上述“才”義副詞的來源問題，還需學界進一步討論；限於篇幅與精力，本文暫不展開深入討論。

3.1.

二十世紀的最初十年，廣州方言中出現“先”與“至”的連用形式“先至”，但用例不多，主要見於嶺南地區出版的廣州方言白話報刊裡。例如：

- (22) 善棍入到去，唔理三七廿一，就鬧左先至話：“你地真豈有此理嘢？咁都唔通知我！唔通你地想撈埋晒咩？”（善棍（指舊時靠辦善堂發財的人）一進去，不管三七二十一，就先罵了一頓再說：‘你們真是豈有此理啊？這樣都不通知我！難道你們想把事情全攬過去嗎？’”）（小說《燒煙火》，《廣東白話報》1907年第5期）
- (23) 素馨話：“咁就飲楚呢碗先至算喇。”（素馨說：“那就先喝了這碗再說。”）（小說《東遊記》，《南越報附張》1910年3月16日）
- (24) 馬騮怪話：“你咁作得咩？我就唔同你猜住，同你作過先至得。”（猴子精說：“你這麼厲害嗎？那我先不跟你猜拳，先跟你較量下（別的本事）才行。”）（小說《東遊記》，《南越報附張》1910年3月16日）
- (25) （莊白）咁唔造得。你要講明俾乜先至得。（（莊白）這樣可不行。你要先講清楚給什麼東西才行。）（歐博明《珠璣巷》劇本，《南越報附張》1910年9月17日）

上面例中的“先至”均可分析為“X先，至Y”條件句，“先”是前句的後置副詞，強調事件X發生在先；關聯副詞“至”連接下句表示結果。從語境上看，也允許將例句中的“先至”理解為一個副詞，與今天廣州方言的“先至”用法一般無二。這種兩可的歧解狀態說明，副詞“先至”可能是來源於“X先，至Y”這種跨層結構的重新分析。張洪年（2015）即持這種觀點，不過張文強調還“沒有實證支持這樣的解釋”。粵語白話報刊中的例子則恰好為這種解釋提供證據。

仔細觀察發現，上面例句中Y多是單音節動詞“話/算/得”等。後一分句Y比較簡短時，為使語言簡潔明快，取消了分句間的語音停頓，形成條件緊縮句。“先”和“至”在語音上的緊密相連，為“先至”的詞彙化提供了契機。再者，前一分句中的後置副詞“先”，強調X事件預先進行的必要性。但條件複句已包涵時間先後關係，即“X發生在前，Y緊隨其後”。從語言經濟性原則來看，前句中的副詞“先”顯得不太必要，其隱現與否不影響條件句義的表達。試比較例（25）和例（26），完全可以將（25）這類條件句中的時間副詞“先”視作冗余成分。

- (26) （莊白）咁話法就好喇。總系要講清楚的至得㗎。（（莊白）這樣說就好啦。但是要講清楚點才行啊。）（歐博明《珠璣巷》，《南越報附張》1910年9月17日）

隨著條件句中時間副詞“先”和關聯副詞“至”共現頻率的提高，而副詞“先”的語義又不太重要，關聯標記“至”的功能需要得到突顯，這是“X 先 / 至 Y”被重新分析為“X/ 先至 Y”結構的關鍵。其次，廣州方言條件句“X”與“Y”中已經形成了一個語法槽，早期填進功能詞“正”，後來替換為“至”。當“先至”在口語中頻繁連用後，在類推機制的作用下，居於“X”和“Y”之間的“先至”被重新分析為一個等同於“至”的關聯副詞。這樣就完成了跨層非短語成分“先至”的詞彙化，一個新的“才”義雙音副詞“先至”產生。

二十世紀二十年代以後，連用形式“先至”有所增加，在民國時期的粵劇劇本中比較常見，但此期的其他粵語文獻，如教科書、詞典等文獻未有見到用例。例如：

- (27) (文英唱) 天姿，我有件事要問爾，想爾去一撻地方。(天姿序) 大家飲酒先至往。((文英唱) 天姿，我有件事要問你，想你去一個地方。(天姿序) 大家先喝酒再去。) (《苦鳳鶯憐》，《大典》2輯6冊)
- (28) (女白) ……將個的好意頭嘅調轉哈先至得咯。(男白) 哦！調轉哈囉囉係啦。(女白) 係囉。(男白) 調轉頭哈至得。((女白) ……把那些吉利話反過來講一下才行啊。(男白) 哦！反過來，就是這樣。(女白) 是啦。(男白) 反過來才行。) (《最新古靈精怪集》，《大典》2輯21冊)
- (29) 做得！做得！等我立即去斟茶，兩位飲左先至講喇。(好的！好的！讓我馬上去倒茶，兩位先喝了再說吧。) (《梅知府》，《大典》2輯21冊)
- (30) 等佢洗個身先至欲得安樂嘅。(等他洗個澡才想得到安寧。) (《洪承疇九場》，《大典》2輯14冊)
- (31) (旦唱芙蓉腔) 哈！真系搵勻天下，算你最新鮮。(生插白) 而家講特色先至好呀嗎！((旦唱芙蓉腔) 哈！真是找遍天下，就數你最新鮮。(生插白) 現在講究特色才好啊！) (《格林唱片對照曲本·過猶不及》，《大典》2輯23冊)

上述例中“先至”後多數帶單音節動詞，如例(27) – (29) 事件 X 和 Y 具有明顯的時間先後關係，可分析為“X 先，至 Y”。不過，例中的“先”也完全可以刪略，或者說將“先至”重新分析為一個詞。例(30) (31) Y 是以心理動詞“欲”或形容詞“好”為核心，X 和 Y 之間並非強調時間先後關係，只突顯條件關係，因此“先至”只能理解為一個詞，意思分別是“等他洗個澡才想得到安寧”“現在講究特色才好”，如果分析為“X 先，至 Y”則句意不通，這說明“先至”已經完全詞彙化了。

3.2.

“才”義副詞“先”出現較晚，筆者目力所及，早見於1940年代。“香港二十世紀中期粵語語料庫（phase 2）”中收錄有三部1940年代的粵語電影：《癡兒女》（1943）、《新白金龍》（1947）和《刁蠻宮主》（1948），其中“至、先、先至”的用例比依次是18:1:1、15:1:0和24:0:1，可以看出，總體上還是以使用“至”為主，共見57例，而“先”和“先至”各見2例。從極低的使用頻率來推測，此時“先”尚處在萌芽階段。此外，《新白金龍》中還出現了1例“正”，這顯然是早期廣州方言的孑遺。

“香港二十世紀中期粵語語料庫（phase 1）”收錄1952年至1966年上映的14部粵語電影臺詞對白，大致可以代表當時香港粵語口語的情況。筆者統計了該語料庫中“才”義副詞的使用狀況（見下表2）。

表2 “香港二十世紀中期粵語語料庫”中“才”義副詞的使用狀況

年代	電影名稱	至		先		先至	
		數量	佔比 %	數量	佔比 %	數量	佔比 %
1952	契爺豔史	32	68.1	10	21.3	5	10.6
1952	十月芥菜	26	81.2	4	12.5	2	6.3
1954	錯燒龍鳳燭	16	57.1	10	35.8	2	7.1
1955	鴻運喜當頭	13	59.1	6	27.3	3	13.6
1955	恨不相逢未嫁時	20	58.8	8	23.5	6	17.7
1960	難兄難弟	24	77.4	6	19.4	1	3.2
1962	千方百計搶財神	21	75	3	10.7	4	14.3
1962	小偷捉賊記	9	75	3	25	0	0
1963	一后三王	4	14.8	17	63	6	22.2
1964	死亡角之夜	5	83.3	1	16.7	0	0
1965	標準丈夫	24	60	9	22.5	7	17.5
1965	化身情人	10	45.4	8	38.4	4	18.2
1966	我愛紫羅蘭	8	40	10	50	2	10
1966	春色滿璇宮	21	75	3	10.7	4	14.3
合計		233	61.8	98	26	46	12.2

1950年代以後的香港粵語電影臺詞中，“才”義副詞“至”“先”“先至”三詞並用，早期的“正”已不見蹤跡。14部電影中“至”共233例，“先”98例，“先至”46例，分別佔用例總數的61.8%、26%和12.2%。這表明，上世紀五六十年代總體上還是以用“至”為主，不過“先”的用例已經比較多見，在使用頻率上領先雙音詞“先至”。

進一步觀察後發現，這 14 部電影中“先”和“至”全部出現，分佈率為 100%。其中 12 部電影裡“至”佔優勢，如《難兄難弟》《春色滿璇宮》等。但是，到 60 年代的兩部電影《一后三王》和《我愛紫羅蘭》中，“先”取得對“至”的相對優勢。可見儘管這一時期“至”在總體上還處於統治地位，但“先”已經在一些場合佔據優勢。“先至”的用量不高，14 部電影中佔比最高的是《一后三王》，也只佔用例總數的 22.2%。

我們還仔細分析了這 14 部電影主要演員的臺詞中“才”義副詞的使用狀況。

表 3 “香港二十世紀中期語料庫”中主要演員“才”義副詞的使用狀況

演員	生年	至	先	先至	演員	生年	至	先	先至	演員	生年	至	先	先至
伊秋水	1904	7	4	2	劉桂康	1918	5	0	0	李香琴	1932	9	0	2
劉克宣	1904	5	0	0	姜中平	1922	0	5	2	林家聲	1933	7	0	1
梁醒波	1908	33	4	3	羅劍郎	1923	1	5	0	張英才	1934	10	15	2
馬笑英	1908	8	0	3	紅線女	1925	3	1	0	張清	1935	2	11	2
鄺山笑	1909	3	2	0	鳳凰女	1926	0	6	0	南紅	1935	7	1	0
高魯泉	1909	13	0	0	白雪仙	1928	11	1	0	謝賢	1936	11	3	1
歐陽儉	1914	9	0	0	江一帆	1931	3	4	3	呂奇	1942	0	5	0
鄭君綿	1917	11	3	5	胡楓	1932	14	0	1	其他	——	40	25	15

從表 3 可以看出，1920 年代以前出生的 9 位演員比較一致，均主要用“至”。1920 年代以後出生的 14 位元演員情況相對複雜：其中 7 位演員主要說“至”，如紅線女、白雪仙等；其他 7 位演員則以說“先”為主，如姜中平、鳳凰女等不說“至”。以上情況表明，在“才”義副詞的使用上，上世紀中期的香港粵語口語已開始形成新老派的差異：老派仍以用“至”為主，新派逐漸棄“至”而用“先”。

3.3.

筆者還調查了三部可以反映二十世紀中期廣州方言的文獻材料，分別是《廣州話淺說》《漢語方言概要》《香港粵語語法的研究》。《廣州話淺說》（1957）是王力編寫的一部廣州方言教材，其中第 14 至 16 課選用了一部廣州方言話劇《血的教訓》。查檢這部話劇中的“才”義副詞，“先”3 例，“至”1 例，“先至”1 例；又第 16 課的文末注釋（35）：“‘至’也是‘才’的意思。可以單獨用‘先’字，或單獨用‘至’字，也可以‘先至’二字連用”（王力 1957: 108）。這說明當時的廣州方言中“至”“先”“先至”混用，但“先”已取得領先優勢。

袁家驊等編著的《漢語方言概要》（1960）也印證了上述結論。該書第九章“粵方言”的第五小節為“粵方言語法特點”，實際上是介紹廣州方言語法，在所舉的例句中“才”義副詞全部用“先”，共 4 例，“至”和“先至”未見。

張洪年著《香港粵語語法的研究》（1972），是研究粵語語法最早的專著之一。作者稱“書中材料來自六十年代的（香港）口語，是當時真實語言的記錄”（張洪年 2007: Vii）。查檢全書所引例句，“先至”15例，“先”12例，“至”僅3例。全書例句中“先至”的用例最多，具體原因尚待探究。可以看到的是，“先”的用例也遠遠超過了“至”。

以上三種材料表明，二十世紀五六十年代，無論是在廣州粵語還是香港粵語裡，“先”在口語中已經戰勝了“至”，成為“才”義副詞的常用形式。

3.4.

為追蹤廣州方言“才”義副詞演變的最後軌跡，筆者檢索了兩種現代粵語語料庫：香港粵語語料庫和廣州方言口語有聲語料庫。¹¹前者收集的語料來自1997年3月至1998年8月間香港日常或電臺的粵語交談，計23萬詞；後者收錄2010年期間廣州電臺裡的粵語談話類節目，共31萬字。具體情況見表4。

表4 兩種現代粵語語料庫中“才”義副詞的使用狀況

香港粵語語料庫			廣州方言口語有聲語料庫		
至	先	先至	至	先	先至
5 (3%)	124 (75.6%)	35 (21.3%)	5 (3%)	110 (66.7%)	50 (30.3%)

從表4中可以看出，在“才”義副詞的使用上，現代廣州方言延續了二十世紀中期的情況。兩種語料庫中“至”的用例罕見，各見5例，均佔總用例數的3%，表明在現代香港粵語和廣州粵語的口語中“至”都近於消亡。“先”明顯處於優勢地位，分別佔總用例數的75.6%和66.7%。可以斷定，廣州方言口語中“先”已經完全替換了“至”。雙音詞“先至”一直未進入主流，但與上世紀中期相比，使用頻率有所提升。需要注意的是，“先至”在香港粵語中的用例佔比為21.3%，在廣州粵語中用例佔比達到30.3%，相差9個百分點。那麼，上述現象究竟反映的是香港與廣州兩地粵語的地域差異，還是同屬廣州方言系統的歷時演變差異？這一問題仍需通過更廣泛的語料調查和深入比較研究作進一步探討。

4. “才”義副詞在現代粵語中的共時分佈及地理擴散

本節重點調查具有歷時替換關係的“正”“至”“先”三個單音詞的共時分佈及地理擴散情況。需要說明的是，多數粵方言點有“先至”的說法，不過從使用頻率上看均處於次要地位。

¹¹ “香港粵語語料庫”：<http://compling.hss.ntu.edu.sg/hkcancor/>；“廣州話口語有聲語料庫”：<http://huayu.jnu.edu.cn/corpus6/Index.aspx>。

4.1.

通過問卷調查和個別訪談的方式，筆者調查了“才”義單音副詞“先”“至”“正”在廣州市各區居民口語中的使用狀況。被調查者均為世居各區中心城區的中老年人（50至65歲），每區各5人。具體情況如表5所示（表中“+”表示經常說，“+/-”表示有時說，“<”表示很少說，空格表示不說）。

表5 廣州市11區粵語“才”義副詞“先”“至”“正”的使用狀況

詞項	荔灣	越秀	海珠	天河	白雲	黃埔	番禺	南沙	花都	從化	增城
先	+	+	+	+	+	+	+	+	+	+	+
至	<	<	<	<	<	<	+/-	+/-	+/-	+/-	+/-
正							<	<	<		+/-

從表5可以看出，“先”覆蓋了廣州市的所有城區，且在各區居民口頭上常說；“至”在市中心的老城區很少說，但在市郊的番禺、從化、花都、增城等區有時說；“正”只在東郊的增城有時還說，南郊的番禺、南沙、花都等只有部分老年人在少數場合偶爾說。可見整個廣州地區的粵語中“正”已近消亡，“至”則處於消亡之中，而“先”是“才”義副詞的常用表達形式。

4.2.

與廣州市毗鄰的東莞市共有32個街鎮，其中28個街鎮講粵語。根據《東莞方言調查報告》（莊初升 2022），有20個東莞市街鎮存在“才”義副詞“先”“至”“正”的說法，在地理分佈上呈現出比較參差的狀況，見表6。

表6 東莞市各街鎮粵語“才”義副詞“先”“至”“正”的使用狀況¹²

詞項	大朗	常平	麻涌	石碣	東城	萬江	望牛墩	莞城	道滘	洪梅
先								+	+	+
至				+	+	+	+	+	+	+
正	+	+	+	+	+					

¹² 東莞粵語“才”義副詞，如東城[tʃe⁴⁴]、大朗[tse³³]、常平[tse³³]等，莊初升（2022: 858, 928, 932）都寫成同音字“謝”；下表7中粵語“才”義副詞，如清遠佛岡[tʃe³³]、湛江吳川[tʃe³³]、雲浮新興[tɕie⁴⁴³]、肇慶端州[tse²¹]，前三者林倫倫等（2022: 1567–1568）寫作同音字“蔗”，後者徐毅發（2022）用方框表示本字不明。實際上這些詞的本字都是“正”。具有啟發意義的是，東莞寮步粵語“正”有[tʃɛŋ⁴²]/[tʃe⁴²]兩讀（莊初升 2022: 858, 928）。“正”鼻音韻尾的喪失應是語法化過程中語音弱化的結果。



詞項	高埗	長安	虎門	沙門	塘廈	南城	黃江	石龍	寮步	厚街
先	+	+	+	+	+	+	+	+	+	+
至	+	+	+	+				+	+	+
正								+	+	+

根據表 6，東莞市的 13 個街鎮有“先”的說法，14 個街鎮有“至”的說法，8 個街鎮有“正”的說法。其中僅說“先”的街鎮共 3 個，有塘廈、南城、黃江；只說“正”的街鎮也有 3 個，如大朗、常平、麻涌；只說“至”的街鎮有萬江和望牛墩。此外，還有“先、至”並用、“至、正”並用和“先、至、正”並用的情況，分別見於 7 個、4 個和 3 個街鎮。與廣州地區粵語相比，東莞粵語中“才”義副詞的地理分佈格局更為複雜多樣。

4.3.

根據“中國語言資源保護工程採錄展示平臺”、¹³《珠江三角洲方言綜述》（詹伯慧、張日昇 1990）、其他粵語報告等材料、以及筆者本人的核實調查，梳理“才”義副詞“正”“至”“先”在現代粵語中的分佈狀況。具體見表 7。

表 7 現代粵語“才”義副詞“先”“至”“正”的分佈狀況

詞項	分佈點
先	香港；澳門；廣東佛山 禪城、南海、順德、三水 ，中山 石岐、三鄉 ，珠海 香洲、斗門、江門開平、臺山、新會 ，清遠 清城、佛岡、英德 ，肇慶 城區、高明、四會 ，雲浮 新興、羅定 ，湛江 赤坎 ；廣西南寧 城區 ，梧州 城區 ，貴港 桂平 ，玉林 陸川
至	廣東深圳 寶安 ，中山 石岐 ，江門 恩平 ，陽江 江城、陽春 ，韶關 曲江 ，肇慶 德慶 ，雲浮 郁南 ；廣西南寧 城區 ，玉林 城區 ，北流 縣城 ，梧州 岑溪 ，貴港 桂平
正	廣東惠州 龍門 ，江門 新會 ，清遠 清新、佛岡、石角、陽山、連山 ，肇慶 高要、端州、廣寧、懷集、封開 ，雲浮 新興、富林、雲城 ，茂名 高州、化州 ，湛江 廉江、吳川 ；廣西北海 南康、海城 ，崇左 江州 ，防城港 防城 ，貴港 平南、桂平 ，河池 蒙山 ，賀州 昭平 ，柳州 柳江 ，欽州 靈山、欽南 ，梧州 岑溪、蒼梧、藤縣 ，玉林 北流、六麻、博白

由表 7 可以看出，“才”義單音副詞在整個粵語區中的地理分佈較為複雜。大致上說，“先”比較集中地分佈在珠江三角洲地區，除廣州和東莞（見表 5 和表 6）外，還見於香港、澳門、佛山、中山、珠海、江門等地區，也零散出現於廣東西部的清遠、肇慶、雲浮、湛江等的中心城區，以及與廣東鄰近的廣西東部的南寧、梧州、貴港、玉林等方言點。“至”分佈的區域相對狹小，除珠江三角洲的一些方言點外，零星見於廣東北部和西部地區，也見於廣西的一些粵語點。“正”則相對集中地分佈在廣東

¹³ “中國語言資源保護工程採錄展示平臺”：<https://zhongguoyuyan.cn/>

的西部地區，如清遠、雲浮、肇慶、茂名、湛江等的部分區縣，和廣西的部分地區，如北海南康、北流六麻等，珠江三角洲地區的一些方言點也有零星分佈，如廣州增城、江門新會、東莞部分街鎮等。

4.4.

語言地理學假定，一個詞的方言形式在地理上所形成的橫的分佈，可能反映不同詞形在歷史上所形成的縱的層次（岩田禮 1995）。基於上文縱向歷時演變和橫向地理分佈的狀況，我們推測，“正”是多數粵語點“才”義副詞的早期形式，與廣州方言的演變軌跡一致，表現為一些方言點仍保留單一“正”的表達形式。在過去的二百年間，廣州方言“才”義副在經歷了兩次歷時替換，並在此過程中往外擴散傳播。第一次演變至遲發生於 19 世紀初，“至”取代“正”成為“才”義副詞中的主導表達形式；憑藉廣州方言在粵語中的優勢地位，“至”往外擴散，致使部分粵語方言點呈現“正、至”並用或“至”完全替代“正”而獨用的狀況。第二次演變始與 20 世紀中期，新興的“才”義副詞“先”在廣州方言中穩固地位後，再次開啟向外擴散進程；此次擴散使得粵語區中“才”義副詞的地理分佈更為複雜多元，不同方言點呈現出“正、至、先”並用、“至、先”並用、“正、先”並用，以及“先”獨用的複雜狀況。

比較廣州和東莞兩地粵語“才”義副詞的地理分佈狀況，其歷時演變與地理擴散之間的關係清晰地呈現在我們面前。作為語言擴散核心區域的廣州，其中心城區已不見最早層次“正”的蹤跡，只在較偏遠的郊區偶爾聽到；代表稍晚時代層次的“至”雖仍見使用，但其使用頻率已經顯著降低；後起的“先”，已全面覆蓋廣州所有城區，成為口語中高頻使用的常用詞。再來看受廣州方言擴散影響的東莞粵語，“才”義副詞的地理分佈呈現出更為複雜的態勢，整體演變進程較廣州地區滯後。具體表現為：“正”見用於東莞市 40% 的街鎮中；“至”和“先”則覆蓋了大多數街鎮，二者在分佈範圍上勢均力敵。東莞粵語雖存在自身的演變發展，但其“才”義副詞的地理分佈格局，主要歸因於廣州方言作為權威方言在不同歷史時期往外擴散的強大影響力。這一推測的依據在於，自近代（甚至更早時期）以來，廣州是嶺南地區的政治、經濟和文化中心，相應地廣州話是粵方言的權威方言，表現在廣州話成為粵方言區的地域標準語，它的語音、詞彙和語法成為規範各地次方言的準繩（李新魁等 1995: 4）。

整個粵語區“才”義副詞在地理分佈上呈現的複雜局面，是廣州方言往外擴散造成的；也與不同方言點在不同歷史時期與廣州方言的接觸強度密切相關。具體而言，早期的“正”較多保留在廣東西部和北部以及廣西的粵語中，這與它們遠離廣州市區而接受影響的程度相對較弱有關；而新興的“先”則高度集中於珠江三角洲地區，是因為地理上與廣州緊密相連，語言接觸頻繁；“至”的使用空間則在新舊詞語的雙重擠壓下趨於收縮。值得注意的是，詞彙的地理擴散也會採取“蛙跳式”的傳播方式，

如“先”在遠離廣州的粵西和桂南城區呈零散分佈。這種跨區域傳播模式進一步印證廣州方言在整個粵語中的權威地位。以廣西玉林粵語為例，陸川縣用“先”，玉林城區和北流縣城用“至”，北流六麻和博白則用“正”（見表7），同一地區的共時分佈差異，正是廣州方言往外擴散作用下的典型產物。¹⁴總之，“才”義副詞在地域分佈上的差異，不僅是粵語歷時演變的直觀體現，更為語言波浪式擴散理論提供了具象化的佐證，揭示了權威方言對區域語言格局塑造的關鍵作用。¹⁵

5. 餘論

本文聚焦於探究“才”義副詞在廣州方言中的歷時替換關係，以及與其在現代粵語共時分佈格局之間的內在聯繫。這是本文關注的主要問題，不過，該研究的學術意義超出上述問題本身。

第一，為考察南方方言的親緣關係提供材料。“才”義副詞“正”在客閩方言裡被廣泛使用（柯理思 2002；陳山青 2011；林華勇、李雅倫 2014；徐曉嫻、莊初升 2021）；在贛方言區，如新余、修水、余干、吉安^{蓮花}等地方言中也有分佈。本文考察證實，“正”是粵語“才”義副詞的早期表達形式。¹⁶因此“才”義副詞“正”本是粵、客、閩、贛等南方方言的共用詞。那麼，這些南方方言中共有的“才”義副詞“正”，究竟是源於發生學意義上的共同源頭，還是後來語言接觸與傳播的產物呢？這個問題需作進一步討論。

第二，揭示了漢語方言演變速度的不平衡性。從“才”義副詞的替換速度上看，在粵語內部，廣州方言的演變速度最快，鄰近廣州的珠三角其他地區次之，而粵西和廣西等相對偏遠地區表現出較強的穩定性。如將視角拓展至方言大區層面，粵語與客閩方言的演變差異同樣顯著，粵語詞彙的更新速度快，而客閩等方言詞彙相對穩定得多。早期客閩方言普遍使用“才”義副詞“正”（徐曉嫻、莊初升 2021），時至今日一直沒有發生詞彙替換。

第三，權威方言向弱勢方言的擴散是方言演變的機制之一。作為省城和千年商都，廣州市自古在嶺南乃至海外都具有重要影響力。相應地，廣州方言成為粵語的權威方

¹⁴ 感謝審稿專家惠賜意見。

¹⁵ 關於部分現代粵方言點使用“正”的語言現象，其成因究竟是承襲早期粵方言特徵，還是語言接觸（如客家話普遍使用“正”，詳見本文第5節）的影響呢？基於現有分析，本文傾向於認為前者是主要成因。當然，一些粵方言點（尤其是粵客方言交融區域的方言點），確實存在受客家話接觸影響的可能性。這個問題還需要深入研究。感謝審稿專家指出這一重要議題。

¹⁶ 副詞“正”的語義演變路徑大致為：“正在”義>“剛剛”義>時間副詞（才₁）>關聯副詞（才₂）>語氣副詞。相關研究參看李宗江（1999: 208–213），李桂蘭、吳福祥（2020），徐曉嫻、莊初升（2021）等。

言，表現在廣州方言成為粵語區的地域標準語，它的語音、詞彙和語法成為規範各地次方言的準繩（李新魁等 1995: 4）。當廣州方言“才”義副詞發生了替換演變後，逐漸向各粵方言點擴散從而推動整個粵語的詞彙面貌發生變動。

第四，方言歷史文獻在口語性呈現上存在顯著的不均衡特點。相較於多數西方傳教士文獻，以民間曲藝為典型代表的眾多俗文學作品，在反映口語面貌方面，表現出明顯的滯後性。不過，這不意味著這類文獻不具有方言史語料的學術價值，從而可在研究中棄之不用。相反，這種滯後性特點給我們窺探更為早期的語言面貌提供了一扇窗口。本文將“正”確定為廣州方言“才”義副詞的早期層次，主要得益於對這類俗文學作品的考察。

附錄

本文所引主要語料的來源及版本信息說明如下（按出版時代順序）：

1. 《第八才子書花箋記》，鐘戴蒼評點，清靜淨齋刻本；
2. 《越謳》，招子庸，清道光八年幼學齋刊本；
3. 《廣東省土話字彙》（*A Vocabulary of the Canton Dialect*），馬禮遜（Robert Morrison），Macao: The Honorable East India Company's Press, 1828；
4. 《廣東方言讀本》（*A Chinese Chrestomathy in the Canton Dialect*），裨治文（E. C. Bridgman），Macao: S. Wells Williams, 1841；
5. 《拾級大成》（*Easy Lessons in Chinese*），衛三畏（S. W. Williams），Macao: The Office of the Chinese Repository, 1842；
6. 《廣州方言口語詞彙》（*A Vocabulary with Colloquial Phrases of the Canton Dialect*），S. W. Bonney, Canton: The Office of the Chinese Repository, 1854；
7. 《廣東話短語和閱讀文章選編》（*Select Phrases and Reading Lessons in the Canton Dialect*），羅存德（R. W. Lobscheid），Hongkong: Noronha's Office, 1864；
8. 《初學階》（*A Handbook of the Canton Vernacular of the Chinese Language*），N. B. Dennys, Hong Kong: The China Mail Office, 1874；
9. 《英華常語合璧》（*Easy Phrases in the Canton Dialect*, 2nd edition），Donald Bruce, San Francisco: Bruce's Printing House, 1877；
10. 《英語不求人》（*A Chinese and English Phrase Book in the Canton Dialect*），T. L. Stedman 和 K. P. Lee（李桂攀），New York: William R. Jenkins, 1888；
11. 《新刻評點第九才子二荷花史》，鐘映雪評點，清光緒十八年莞城萃英樓刻本；
12. 《新刻第十才子金鎖鴛鴦》，鐘壁蒼校訂，清莞城富文堂刻本；
13. 《粵語口語讀物》（*Readings in Cantonese colloquial*），波乃耶（J. Dyer Ball），Hong Kong: Kelly & Walsh, Limited, 1894；

14. 《俗話傾談》，邵彬儒輯，清光緒二十二年番禺黃從善堂刻本；
15. 《再粵謳》，香迷子輯，清光緒二十七年以文堂刻本；
16. 《新粵謳解心》，珠海夢餘生（廖恩燾），民國十二年刻本；
17. 《廣州話淺說》，王力，北京：文字改革出版社，1957；
18. 《漢語方言概要》，袁家驊等，北京：文字改革出版社，1960；
19. 《香港粵語語法的研究》，張洪年，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1972；
20. 《實用廣州話分類詞典》，麥耘、譚步雲，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97；
21. 《俗文學叢刊》第五輯，臺北：臺灣新文豐出版公司，2007；
22. 《廣州大典·曲類》，陳建華，廣州：廣州出版社，2019。

鳴謝

本文初稿曾在“第三屆語言演變研究高峰論壇”（廣州中山大學 2023.7）上宣讀。承蒙《中國語文通訊》兩位匿名審稿專家惠賜寶貴意見，謹致謝忱。

參考文獻

- 白宛如。1998。廣州方言詞典。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Wanru Bai. 1998. *Guangzhou Fangyan Cidian*. Nanjing: Jiangsu Jiaoyu Chubanshe.
- 陳山青。2011。湖南汨羅方言的先行體貌助詞“正”。長江學術 1。100–106。Shanqing Chen. 2011. Hunan Miluo fangyan de xianxing timao zhuci “zheng”. *Changjiang Xueshu* 1.100–106.
- 陳曉錦。2013。試論詞彙研究在海外漢語方言研究中的重要性。暨南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9。141–146。Xiaojin Chen. 2013. Shilun cihui yanjiu zai haiwai Hanyu fangyan yanjiu zhong de zhongyaoxing. *Jinan Xuebao*, zhexue shehui kexue ban 9. 141–146.
- 柯理思。2002。客家話裡表示“暫時 VP 吧”、“先 VP 再說”的句末形式“正”。見謝棟元（編），客家方言研究——第四屆客方言研討會論文集，344–357。廣州：暨南大學出版社。Christine Lamarre. 2002. Kejiahua li biaoshi “zanshi VP ba”, “xian VP zai shuo” de jumo xingshi “zheng”. In Dongyuan Xie (ed.), *Kejia Fangyan Yanjiu: Disi Jie Kefangyan Yantaohui Lunwenji*, 344–357. Guangzhou: Jinan Daxue Chubanshe.
- 鄧小琴。2014。明清木魚書中的粵方言。暨南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4。11–16。Xiaoqin Deng. 2014. Mingqing muyushu zhong de Yuefangyan. *Jinan xuebao*, zhexue shehui kexue ban 4. 11–16.
- 甘于恩。2010。廣東四邑方言語法研究。廣州：暨南大學出版社。Yu'en Gan. 2010. *Guangdong Siyi Fangyan Yufa Yanjiu*. Guangzhou: Jinan Daxue Chubanshe.
- 蔣紹愚。2017。近代漢語研究概要（修訂本）。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Shaoyu Jiang. 2017. *Jindai Hanyu Yanjiu Gaiyao*, xiuding ben. Beijing: Beijing Daxue Chubanshe.
- 李桂蘭、吳福祥。2020。漢語南方方言多功能詞“正”的語義演變。歷史語言學研究 14。217–228。Guilan Li & Fuxiang Wu. 2020. Hanyu nanfang fangyan duogongnengci “zheng” de yuyi yanbian. *Lishi Yuyanxue Yanjiu* 14. 217–228.

- 李新魁、黃家教、施其生、麥耘、陳定方。1995。廣州方言研究。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
Xinkui Li, Jiajiao Huang, Qisheng Shi, Yun Mai & Dingfang Chen. 1995. *Guangzhou Fangyan Yanjiu*. Guangzhou: Guangdong Renmin Chubanshe.
- 李宗江。1999。漢語常用詞演變研究。上海：漢語大詞典出版社。Zongjiang Li. 1999. *Hanyu Changyongci Yanbian Yanjiu*. Shanghai: Hanyu dacidian Chubanshe.
- 梁培熾。1998。花箋記會校會評本。廣州：暨南大學出版社。Peichi Liang. 1998. *Huajian Ji Huijiao Huiping Ben*. Guangzhou: Ji'nan Daxue Chubanshe.
- 林華勇、李雅倫。2014。廉江粵語“頭先”和“正”多功能性的來源。中國語文 4。317–325。
Huayong Lin & Yalun Li. 2014. Lianjiang Yueyu “touxian” he “zheng” duogongnengxing de lai yuan. *Zhongguo Yuwen* 4. 317–325.
- 林倫倫、甘于恩、莊初升。2022。中國語言資源集：廣東（詞彙卷）。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Lunlun Lin, Yu'en Gan & Chusheng Zhuang. 2022. *Zhongguo Yuyan Ziyuan Ji: Guangdong (Cihui Juan)*. Beijing: Zhongguo Shehui Kexue Chubanshe.
- 橋本萬太郎。2008。語言地理類型學，余志鴻（譯）。北京：世界圖書出版公司。Mantaro Hashimoto. 2008. *Yuyan Dili Leixingxue* [Gengo ruikai chiriron], trans. by Zhihong Yu. Beijing: Shijie Tushu Chubanshe.
- 汪維輝、胡波。2013。漢語史研究中的語料使用問題——兼論係詞“是”發展成熟的時代。中國語文 4。359–370。Weihui Wang & Bo hu. 2013. Hanyushi yanjiu zhong de yuliao shiyong wenti: Jianlun xici “shi” fazhan chengshu de shidai. *Zhongguo Yuwen* 4. 359–370.
- 王毅力。2025。廣州方言中的方位詞“處”和“度”。中國語文 3。307–319。Yili Wang. 2025. Guangzhou fangyan zhong de fangweici “chu” he “du”. *Zhongguo Yuwen* 3. 307–319.
- 徐曉嫻、莊初升。2021。泉州話副詞“[tsiaʔ.]”的來源及相關問題。見復旦大學漢語言文字學科《語言研究集刊》編委會（編），語言研究集刊（第二十七輯），364–381。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Xiaoxian Xu & Chusheng Zhuang. 2021. Quanzhou hua fuci [tsiaʔ.] de lai yuan ji xiangguan wenti. In Fudan Daxue Hanyuyan Wenzhi Xueke *Yuyan Yanjiu Jikan* Bianweihui (ed.), *Yuyan Yanjiu Jikan*, di'ershiqi ji. 364–381. Shanghai: Shanghai Cishu Chubanshe.
- 徐毅發。2022。廣東肇慶方言表方式的動後助詞“倒[tu]”。方言 1。59–69。Yifa Xu. 2022. Guangdong Zhaoqing fangyan biao fangshi de donghou zhuci “dao”. *Fangyan* 1. 59–69.
- 薛汕。1987。金鎖鴛鴦珊瑚扇（校訂本）。武漢：群益堂。Shan Xue. 1987. *Jinsuo Yuanyang Shanhu Shan*, jiaoding ben. Wuhan: Qunyi Tang.
- 岩田禮。1995。漢語方言“祖父”“外祖父”稱謂的地理分佈——方言地理學在歷史語言學研究上的作用。中國語文 3。203–210。Rei Iwata. 1995. Hanyu fangyan “zufu” “wai zufu” chengwei de dili fenbu: Fangyan dilixue zai lishi yuyanxue yanjiu shang de zuoyong. *Zhongguo Yuwen* 3. 203–210.
- 游汝傑。2006。地方戲曲音韻研究。北京：商務印書館。Rujie You. 2006. *Difang Xiqu Yinyun Yanjiu*. Beijing: Shangwu yinshuguan.
- 詹伯慧、張日昇。1990。珠江三角洲方言綜述。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Bohui Zhan & Yatshing Cheung. 1990. *Zhujiang Sanjiaozhou Fangyan Zongshu*. Guangzhou: Guangdong Renmin Chubanshe.
- 張洪年。2007。香港粵語語法的研究（增訂版）。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Hung-nin Cheung. 2007. *Xianggang Yueyu Yufa de Yanjiu*, zengding ban. Xianggang: Zhongwen Daxue Chubanshe.



- 張洪年。2015。「至 / 正」與「莫個」：早期粵語語料中殘留的語法現象。見孫景濤、姚玉敏（編），第十八屆國際粵方言研討會論文集，5–27。廣州：暨南大學出版社。Hung-nin Cheung. 2015. “Zhi/zheng” yu “moge”: Zaoqi Yueyu yuliao zhong canliu de yufa xianxiang. In Jingtao Sun & Yuk Man Yiu (eds.), *Dishiba Jie Guoji Yuefangyan Yantaohui Lunwenji*, 5–27. Guangzhou: Jinan Daxue Chubanshe.
- 鄭振鐸。1959。中國俗文學史。北京：中國古籍刊行社。Zhenduo Zheng. 1959. *Zhongguo Suwenxue Shi*. Beijing: Zhongguo Guji Kanxingshe.
- 莊初升。2022。東莞方言調查報告。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Chusheng Zhuang. 2022. *Dongguan Fangyan Diaocha Baogao*. Guangzhou: Guangdong Renmin Chubanshe.

Transformation and Geographical Diffusion of the Adverbs Referring to *cai* in Cantonese

Yili Wang

Guangzhou University

Abstract

On the basis of an extensive investigation of historical literature in Cantonese, it is proposed that the adverbs referring to *cai* in the Guangzhou dialect has undergone two diachronic substitutions of the dominant word since the early Qing dynasty. *Zheng* was the primary expression form, which was replaced by *zhi* by the early 19th century, and then by *xian* in the mid-20th century. The disyllabic word *xianzhi* has seen an increase in usage frequency since its emergence, but it has always been in a secondary position. The replacement and diffusion of the adverbs like *cai* in Cantonese have created a geographical distribution pattern of such adverbs in modern Yue dialects. This study has enlightening significance in examining the kinship, evolution speed, evolution mechanism, and literature nature of Chinese dialects.

Keywords

Cantonese, Yue dialect, adverbs referring to *cai*, diachronic substitution, synchronic distribution

通訊地址：廣州 番禺區 廣州大學 人文學院

電郵地址：wangyili@gzhu.edu.cn

收到稿件日期：2024年11月6日

邀請修改日期：2025年6月9日

收到改稿日期：2025年6月20日

接受稿件日期：2025年7月10日

刊登稿件日期：2025年7月31日

